

温州老板“跑路”背后的借贷困局

中小企业银行借贷无门，转而投向利率高昂的民间借贷，终于资金链断裂企业主逃跑

十一长假期间，不少温州中小业主为民间借贷的资金链危机而忧心忡忡。受访者普遍表示，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难，“逼迫”企业不得不选择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而温州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如今已经牵连了当地的家家户户。

近期温州越来越多的企业主“跑路”已经引发了高层的关注。随着政府的最终介入和多项扶持政策出台，中小企业阴霾的生存困境或将迎来曙光。

十一长假期间的温州，气温骤降，阴雨笼罩着城市上空。不少温州中小业主的心情和天气一样阴沉，越来越多老板“跑路”的消息和对整个资金链或将断裂的忧虑搅得一些人人心惶惶，熟人见了面都会私下议论着各处听来的最新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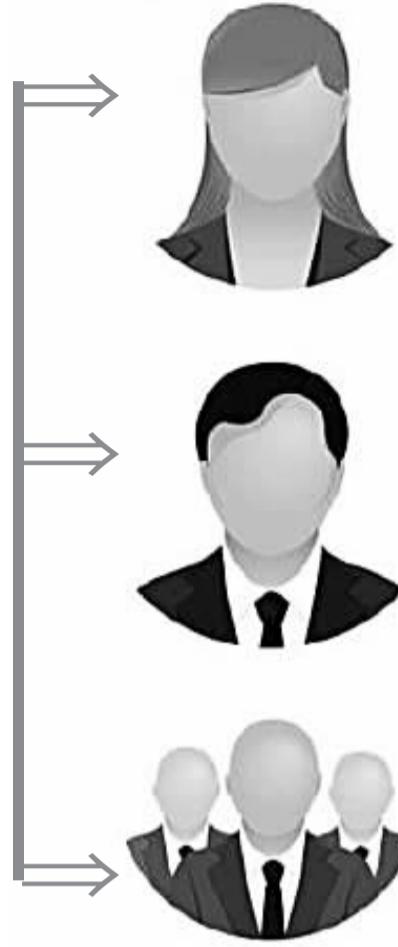
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温州调查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并明确提出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以及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等措施。至此，已持续半年的温州中小业主“跑路”和跳楼情况引起了高层关注。

中小企业主“跑路”成潮

自今年4月以来，温州中小业主“跑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有媒体报道称，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甚至跳楼的温州业主仅9月以来就高达25人。他们要么借了高利贷，但营业利润抵不上所需偿还的高额利息；或者自己担保的巨资连本带息难以收回。

第一关注

温州民间借贷形式



“跑路”企业主和停工企业的数据没有办法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都是比较大的企业，那些小微企业根本不在统计范围内。”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记者表示，加上小微企业，跑路、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远不止上述数字。

“我从今年1月份就开始呼吁政府部门关注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周德文介绍说，“上半年已经有一些企业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但这些都是没有名气的小企业，所以没人理他们。”周德文一直向记者重复说，如果早点开始采取措施或许就不会蔓延成现在这种形势。

依靠私人关系放贷的“中间人”

一般是在朋友圈中比较活跃的女性

具有银行职业、政府官员或大型企业的老板身份的“中间人”

从银行借款再以更高的利率借给其他人

担保公司

由公司出面放贷

银行利息高昂融资无门

东信集团董事长王崇焕对记者表示，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危机波及的范围很广，从东信集团的感受来看，企业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过高的银行贷款利率。

“目前企业实际的贷款利息已经达到了15%-20%，而一个正常企业的回报率在10%左右，这就等于所有的利润都不够给银行的，温州企业主为什么不想做实业了？就是因为做实业总是亏损。”王崇焕称尽管不难从银行中贷款到款，但是如此高的利息却令企业难以承受。他算了一笔账，一个企业若贷款20多亿

元，按照现在实际的利息算，每年就有3亿元左右的利息要交给银行。

“企业的资金越来越紧张，我们这些搞实业的信心都不是很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主对记者表示，目前他的企业从银行中贷款仍然较难，即使贷到款，企业也没有那么高的利润支付利息。

周德文指出，目前大部分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主要是由于银行和民间借贷对企业的逼迫。他介绍，“我们有一个会员企业也倒了，他的事例非常典型。这个企业主欠银行5000万元，银行承诺先还钱然后再贷给他。因为没有那么多现金，他就先借了短期民间高利贷来还给银行，结果还款后银行变脸不再贷款给他，民间高利贷还不上，他只有跑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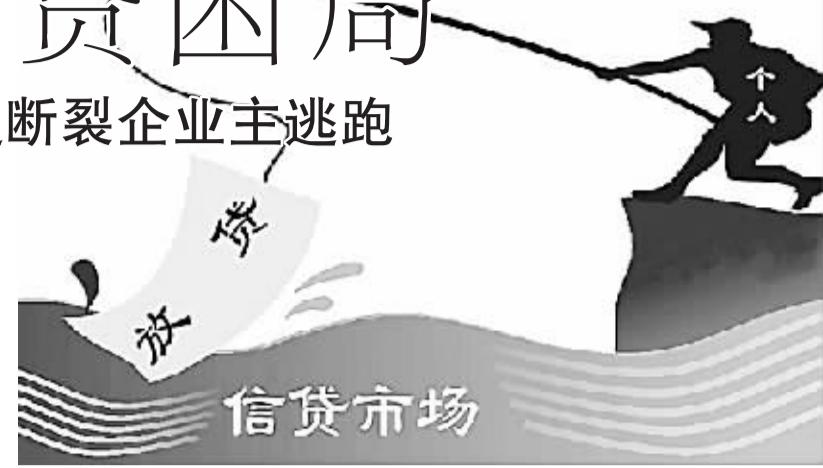
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

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便转向温州发达的民间借贷市场，而跑路或跳楼的企业主或多或少都与民间借贷市场有些瓜葛。温州模式一直被作为民间金融的试验田和榜样，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为温州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同时也自身具备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性。

随着今年以来国家控制通胀、流动性不断收紧的影响下，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借贷利息一路疯涨。周德文称，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

受访者介绍，温州“全民借贷”绝非夸张。有数据显示，温州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随着多米诺骨牌的依次倒下，这场借贷危机已不限于浙江，还波及了江苏、福建、河南、内蒙古等省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邱世枝指出，民间借贷市场都是地下操作，很难做准确的统计，在温州有一部分人自己没有钱，募集到钱后以高利息放出去；另一些人本身有做工业的平台，在温州有很大的厂房就比较容易拿到银行贷款，工业利润下降后，为了补贴工业的亏损就把从银行贷出来的钱以



更高的利息放出去。这种现象在温州普遍存在。“温州的服装业、打火机、眼镜、皮革等基本上是无利可图的，所以他们就发展非主营业务，倒卖人民币搞个差价也算是非主营业务之一。”邱世枝说。

“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复杂。”周德文称，由于过高的利润，这个巨大的市场吸引着各路资金，其中有人专门长期从事民间借贷；上市公司的资金；也有国企和公务员的资金。民间借贷的过程也非常简单。

多项扶持政策将出台

目前，温州中小企业生存状况终于引发各级政府关注。9月29日，温州市政府出台了多项解决中小企业债务危机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求银行业机构不抽资、当地政府抽调25个工作组进驻市内各银行，防止银行抽资压贷导致中小企业资金链。温州市银监局也已要求当地各家银行降低贷款利率，最高上浮不能超过30%；如企业财务危机牵涉多家银行贷款，银行间要“同进同退”，不得单独抽资。

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国庆节假期间赴温州考察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他表示，“跑路”和“跳楼”在温州毕竟是极少数。他要求政府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加强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引导，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

次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轰动一时的跑路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于10月5日回到国内，谈判企业重组事宜。业内人士预言的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潮因政府的最终介入而渐显曙光。

(据新京报)

湖北广水官员调任带走公车成惯例

当地人大常委会委员联名追讨

官员上调，人走了，车也带走了。在湖北广水市，这一不正之风延续多年，令五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拍案而起——

广水官员很为难：“官员离开后基本上都被提拔到更高的职务，县级市广水没法找他追车。”调到随州的原广水市委书记邓凯很“纳闷”，“如果找我要我不还，那是我要无赖，关键是根本没人找我要过车。”

官员上调，人走了，单位的车也带走？没错，在湖北省广水市，这一不正之风已延续了十多年，令当地干部群众和人大代表强烈不满。

马国庆等五名广水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坐不住了，于2009年底联名提出议案，要求广水市政府追回被带走的公车，并追究有关官员责任。

令人尴尬的是，两年过去，到现在只有8辆公车被追回，其他20辆车，仍然被调离广水的官员占用，也没有一个人被追责。不仅如此，各方的说情压力，纷纷向提议案的五名人大常委会委员，让他们进退两难。

更让它们窝火的是，随着当地党政领导换届，又将有一批官员被调离广水。如果这一不正之风得不到遏制，又一批公车又将被这些高升的官员带走。

离任官员带走28辆车

广水的车被离任官员带走，始自2000年，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背景——这一年，湖北县级市随州市被升格为地级市，原属于湖北孝感市的广水市，被划归随州。过去广水和随州平级，现在成了随州的下级市。

广水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李远东向记者介绍，为筹建地级市随州，广水部分官员被抽调到筹备组。由于广水几十年来都隶属于孝感市，离随州有近百公里，可谓山不同脉、水不同系，大多数被抽调的广水干部不愿意去随州任职。为照顾被抽调官员的情绪，并方便他们往返，当时允许部分级别的官员，将在广水市原单位的公车带到随州使用。

广水市监察局副局长何艳华说，从2000年到2003年，13辆公车被带走。

没想到从此之后，广水的离任官员带走原单位公车，却渐成惯例。2003年到2009年底，又陆续有15辆公车被带走。

广水市人大教工委主任陈家智向记者介绍，更为过分的是，有部分官员在知道自己要调走后，专门在临走前买好新车，以备他们带走。

第二关注

公车改革怎么这样难！



李远东对记者说，被带走的车基本仍是工作使用。但广水市人大财工委主任马国庆说，据他所了解，有部分将车带走的官员，将车给了亲戚用。

马国庆的说法，得到了一名从广水调到随州市任职的官员的认同。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数年前调离广水时，将一辆公车带到了随州，至今没还。他告诉记者，他至少听说有两名官员将车给了亲属用，二人都已从随州的职务上退休。其中一名官员的亲戚在用车时，还发生过一次交通事故。

人大常委会委员怒了

外调官员将广水公车带走，引起了当地官员的强烈不满。

越来越多的车被带走，让马国庆等五名人大常委会委员怒了。

2009年11月，在广水市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人大财工委主任马国庆、内司工委主任王积寿、农工委主任杨春炯、人事代表委主任刘大教工委主任陈家智等五名人大官员，联名提交了《关于要求清理并追回调出领导干部所带小轿车的议案》。

2009年11月25日，广水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19次会议。追车议案被列入议事日程，会后形成了一份决议。

记者获得的这份“关于清理并追回调出领导干部所带小轿车的决议”

称，会议认为，调出领导干部从原单位带走所乘公用小轿车是一种不正之风，造成了原所在单位国有资产的流失，社会影响较坏。要求广水市政府成立工作专班，清理并限期追回因调动带走的公务车辆，并要依法建章立制，杜绝此类现象再度发生。

“追车令”夭折

追车专班成立了。具体承办人是广水市纪委副书记汪维礼和市政府办主任李远东。专班开始清理、调查离任官员带走的车辆数量、车型和购车时间等信息。

曾参与专班的广水市监察局副局长何艳华对记者说，经数月追查行动，陆续有8辆车被追回，其中一名官员没退车，但补缴了18万元车款；另一官员到广水赴任时带了车，离开时另带了一辆车，一车抵一车，不退了。

不过，另外20辆车的追查工作中止了。

“这20辆车，都是被调到上级的领导们带走的，我们根本没去核实。”何艳华说，这些官员原本都是副处级以上，离开后基本上都被提拔到更高职务，县级市广水没法找他们要车。

2008年，时任广水市纪委书记的邓凯调到随州，将一辆丰田凯美瑞轿车带走。2011年9月29日，记者在随州市委院内，找到了牌照为“鄂

OS8069”的这辆黑色凯美瑞。一位不知道记者身份的司机说，经常看到邓凯驾驶该车公干。

记者在办公室见到了邓凯。他表示，从没有人找他要车，“如果找我不还，那是我要无赖，关键是根本没人找我要过车。”

广水市纪委副书记汪维礼对记者说，找上级领导追车，等于是“瞎子撒药”——当地方言，即眼盲的人撒药，肯定会药到很多人，“会得罪很多人。

陈家智、王积寿分别证实，常务副市长和平曾找他们做过思想工作，在肯定他们意见有道理后，表达了市政府工作的难处，希望他们理解。9月29日，和平没有回应记者的采访请求。

在压力和说情之下，陈家智等签字勉强认可政府的答复。而马国庆仍不满政府的答复，以请假的方式拒绝参加相关会议。

马国庆、陈家智等人大常委会委员承认，“人大确实失职了。”他们强调，如果广水市主要领导和人大主要领导坚持追查，这些车肯定能追回。一把手态度暧昧，导致了这一尴尬结局，广水市人大原常务副主任郝毓宏深辞其咎。9月29日，郝毓宏以自己已退休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人大常委会委员们担心，“换届即将进行，肯定还会有人带车走。”

(据南方周末)

7天长假6场婚宴

白领抱怨十一“红包劫”

国庆长假过完，你是否玩得很开心？在长沙一家外企工作的白领彭小姐却颇有些疲惫地告诉记者，她宁可没有这个假。原来，短短7天她赴了6场婚宴！去吧，不仅荷包快HOLD(控制)不住了，长假休闲计划也泡汤了；不去吧，她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在外企工作，彭小姐坦言“工作忙，压力也比较大。”本来，她准备和老公在国庆节自驾去外地旅游休闲一下的。可扎堆的结婚请柬让她打消了这个计划。细细一数，有6对亲朋好友在国庆期间竞相步入新婚殿堂。而且还分布各地，有3对在长沙，还有3对分别在深圳、衡阳和永州。从10月1日开始，她疲于奔命各个婚礼，到8日已经赴了5场婚宴，9日中午还有一场婚礼。彭小姐说，几年前还敢封200元的红包只身去赴婚宴。而从去年开始，通常400元已是参加婚礼的“最低消费”，外地都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均送上了800元以上的礼金。加起来回交通费，没个大几千元是过不去了。

小夫妻发帖晒十一比忙

“六天参加五场婚礼，剩下的一天是重阳节，又忙着看望双方长辈，这个国庆节比上班还累，真有点hold不住！”7日，哈尔滨市民扬子与妻子的假期行程晒到了网上，引来众多跟帖。随后，记者在一些网站的论坛上看到，不少年轻夫妻都在晒国庆行程，比比谁更忙。

7日，记者网上看到了扬子夫妻的行程：9月30日赶回家；10月1日参加妹妹婚礼，礼金500元，赴了一天宴，回家半夜11点；10月2日，参加小学同学婚礼，礼金500元，回到家天已蒙蒙亮；10月3日7点跟着去接亲，老婆弟弟婚礼，又是半夜回家；10月4日，高中同学结婚，又是一整天，连醉4天；10月5日，恰逢重阳节，分别赶赴我与老婆的爷爷奶奶家过节，一顿倍感温馨的晚饭，陪在老人身边尽孝的感觉真好，给老人孝敬1000元；10月6日，赶回哈尔滨，参加大

(本报综合)



第三关注